

鲁迅编印版画全集

5

死魂灵一百图

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

认识鲁迅

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编印版画全集. 5, 死魂灵一百图 /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.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9.3
ISBN 978-7-5447-6253-3

I. ①鲁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版画—作品集—世界—现代
IV. ①J23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8154 号

鲁迅编印版画全集5: 死魂灵一百图 北京鲁迅博物馆 / 编

责任编辑 杨雅婷
装帧设计 张 胜
校 对 张 萍
责任印制 董 虎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8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9
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253-3
定 价 720.00元(全12册)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

1936年3月23日鲁迅大病后摄于大陆新村寓所门口

死 魂 靈

厄古拉·尼夫理的
群書

死 魂 靈

一百圖



人何我愛 詩留都爾特都基利

三開書度翻印

19·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·36

1934年1月的一个夜晚，鲁迅编完《引玉集》后写道：“我已经确切的相信：将来的光明，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，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。”作为中国现代新兴木刻的倡导者，鲁迅主张木刻艺术须两翼并重：一是择取中国遗产，融合新机，使现代创作别开生面，他因此编印、翻刻了《北平笺谱》《十竹斋笺谱》等传统木刻，收集、研究汉代石刻画像等古代美术遗存；一是引进外国作品，供青年美术工作者参考，使本土创作更加丰满，他因此编辑出版了多种外国版画集，如《小说士敏土之图》《引玉集》《凯绥·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》《死魂灵一百图》《苏联版画集》等。鲁迅悉心提携青年木刻家，为其发表作品、举办展览，并将他们的成果编辑出版。80多年后，摩挲这些形态各异、古色古香的图册，我们仍能感受到先贤心灵的脉动。

为纪念鲁迅对中国现代版画艺术发展的杰出贡献，让普通读者欣

赏珍贵的历史文献，我们将鲁迅生前编印的有关书籍重编为《鲁迅编印版画全集》12册：

第一册为1929年至1930年朝花社选印的《艺苑朝华》的合编，含《近代木刻选集（一）》《落谷虹儿画选》《近代木刻选集（二）》《比亚兹莱画选》《新俄画选》，每辑收作品12幅，共60幅。

第二册为《小说士敏土之图》《你的姊妹》《凯绥·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》的合编，均为德国木刻家的作品。《小说士敏土之图》收作品10幅，上海三闲书屋1931年2月版；《你的姊妹》收作品7幅，鲁迅生前已经有出版计划，但因故未能实现；《凯绥·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》收作品21幅，上海三闲书屋1936年5月版。

第三册为《引玉集》，上海三闲书屋1934年3月版，收苏联版画59幅。

第四册为《木刻纪程》，上海铁木艺术社1934年6月版，收中国木刻家作品24幅。

第五册为《死魂灵一百图》，上海三闲书屋1936年5月翻印，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，收作品116幅。

第六册为《苏联版画集》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7月版，收作品159幅；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4月重版。

第七册为《拈花集》，鲁迅生前已开始编订，计划收录苏联版画60幅，但因故未能出版。1986年，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《拈花集》，收录作品120幅。此次将鲁迅有出版计划的《城与年》析出，收录作品92幅。

第八册为《城与年》，收亚力克舍夫所作木刻作品28幅，鲁迅生前已经编订，写了《小引》，画了扉页图样，并为每幅作品写了文字说

明，但因故未能出版。

第九到第十二册为《木刻连环图画故事》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9月版，是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所作《一个人的受难》《光明的追求》《没有字的故事》《我的忏悔》。其中，鲁迅为《一个人的受难》写了序言，其他三种，分别由叶灵凤、赵家璧和郁达夫作序。

除《苏联版画集》外，本丛书依据初版本编辑，竭力保持原样。考虑到印刷技术的进步，部分作品用博物馆藏品重新制版，使画面更为清晰。每册插入鲁迅像、鲁迅编印版画集初版书影，书末附题解，简略介绍该书编辑过程和原作者的信息。

北京鲁迅博物馆

目 次

1	小引
4	原序
5	关于《死魂灵》的插画
9	死魂灵一百图 阿庚
115	图像十二幅 P. 梭可罗夫
129	关于《死魂灵一百图》

小 引

果戈理开手作《死魂灵》第一部的时候，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，离现在足有一百年了。幸而，还是不幸呢，其中的许多人物，到现在还很有生气，使我们不同国度，不同时代的读者，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，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。不过那时的风尚，却究竟有了变迁，例如男子的衣服，和现在虽然小异大同，而闺秀们的高髻圆裙，则已经少见；那时的时髦的车子，并非流线形的摩托卡，却是三匹马拉的篷车，照着跳舞夜会的所谓眩眼的光辉，也不是电灯，只不过许多插在多臂烛台上的蜡烛；凡这些，倘使没有图画，是很难想像清楚的。

关于《死魂灵》的有名的图画，据里斯珂夫说，一共有三种，而

为保持作品原貌，本书保留作者时代的语言和文字风格，不做改动，特此说明。——编者

最正确和完备的是阿庚的百图。这图画先有七十二幅，未详何年出版，但总在一八四七年之前，去现在也快要九十年；后来即成为难得之品，新近苏联出版的《文学辞典》里，曾采它为插画，可见已经是有了定评的文献了。虽在它的本国，恐怕也只能在图书馆中相遇，更何况在我们中国。今年秋末，孟十还君忽然在上海的旧书店里看到了这画集，便像孩子望见了糖果似的，立刻奔走呼号，总算弄到手里了，是一八九三年印的第四版，不但百图完备，还增加了收藏家葛甫列摩夫所藏的三幅，并那时的广告画和第一版封纸上的小图各一幅，共计一百零五图。

这大约是十月革命之际，俄国人带了逃出国外来的；他该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，抱守了十六年，终于只好拿它来换衣食之资；在中国，也许未必有第二本。藏了起来，对己对人，说不定都是一种罪业。所以现在就设法来翻印这一本书，除介绍外国的艺术之外，第一，是在献给中国的研究文学，或爱好文学者，可以和小说相辅，所谓“左图右史”，更明白十九世纪上半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形；第二，则想献给插画家，藉此看看别国的写实的典型，知道和中国向来的“出相”或“绣像”有怎样的不同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处；同时也以慰售出这本画集的人，将他的原本化为千万，广布于世，实足偿其损失而有余，一面也庶几不枉孟十还君的一番奔走呼号之苦。对于木刻家，却恐怕并无大益，因为这虽说是木刻，但画者一人，刻者又别一人，和现在的自画自刻，刻即是画的创作木刻，是已经大有差别了。

世间也真有意外的运气。当中文译本的《死魂灵》开始发表时，曹靖华君就寄给我一卷图画，也还是十月革命后不多久，在彼得堡得到的。这正是里斯珂夫所说的梭可罗夫画的十二幅。纸张虽然颇为破碎，

但图像并无大损；怕它由我而亡，现在就附印在阿庚的百图之后，于是俄国艺术家所作的最写实，而且可以互相补助的两种《死魂灵》的插画，就全收在我们的这一本集子里了。

移译序文和每图的题句的，也是孟十还君的劳作；题句大概依照译本，但有数处不同，现在也不改从一律；最末一图的题句，不见于第一部中，疑是第二部记乞乞科夫免罪以后的事，这是那时俄国文艺家的习尚：总喜欢带点教训的。至于校印装制，则是吴朗西君和另外几位朋友们所经营。这都应该在这里声明谢意。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鲁迅。

原 序

阿庚 (A. Agin) 作的《死魂灵一百图》出版之后，著名的书籍解题家葛甫列摩夫 (P. A. Efremov) 告诉我们这里缺少三张图画 (七十四, 七十六和七十七)，而且亲切的提议用他收藏着的底本，印它出来，同时又将出版阿庚和培尔那尔特斯基 (Bernardski) 的画集的第一次广告样本加在我们的版本里，因为在这种早已消失的，没有一所私人或公共图书馆还保存着的广告上，也插有几幅最能表现果戈理的诗 (Poem) 里的英雄们的全部性格的，阿庚的图画。感谢这个完全了我们的版本的机会，所以在首页上，我们以为并非多余，也放了阿庚的图画，那是印在第一版的封纸上的；在这情形之下，我们得到的阿庚给不朽的诗作成的画像，已经不是一百幅而是一百零五幅了。

里斯珂夫 (N. S. Lyskov) 在《关于〈死魂灵〉的插画》(Niva, No. 8, 1893) 一文里，详细的写了这图画的历史。这篇文章，蒙作者许可，全篇移录在后面。

关于《死魂灵》的插画

在各方面能像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那样的作品，值得每一个有教育的俄国人加以十分的注意，是无疑的。随着这部文学作品的出版，就有许多插画，和它发生了关系。插画的任务，乃在用线条的表现方法，补足原文的艺术印象，也就是再写被作者所写过的人物和当时的生活中的习惯事件。因此插画对于《死魂灵》那样的具有伟大意义的文学作品，在产生了这时代的伟大作品的人民，是应该极其贵重的；这些人民中的有教育的人们，应该知道，在人物和事件上表现一部著名的作品，是无不和努力相关；然而在此不但出了疑问，且有显明的例子，俄国社会中的大多数，因为对于本国文学的冷淡，完全不明白用怎样的经验来表现插画上的《死魂灵》，和每一种经验会给与一些怎样的结果。在近顷的一八九三年，那久已被视为珍品而售价极昂的阿庚的旧图，是以新版出现了，那么，现在我们不但有理由，而且有必要的原因，甚至是一种义务，